

明清文学理论丛书

白雨齋問語
足本校注

程千帆題



明清文学理论丛书

程千帆 主编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

〔清〕陈廷焯 著
屈兴国 校注

上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1541

971541

明清文学理论丛书

程千帆 主编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

[清]陈廷焯 著
屈兴国 校注

下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1552

971552

明清文学理论丛书

程千帆 主编

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

上、下册

〔清〕陈廷焯 著

屈兴国 校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9印张 5插页 648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书号 10206·73 定价 3.95 元

序

往者，兴国与余皆负笈南都，执贄于方湖、夏庐二师之门，而年次不相及。一九七八年，余重来金陵，始共晤言，陶陶然相得也。君壮岁在南昌，即以文学批评教授，而尤深于晚清词学。寝馈既久，斐然有述作之志，不鄙固陋，就商于余。余谓近代倚声之业，盛极一时，作手辈出，固无论矣；而评论家言，若丹徒陈氏之沈郁说，临桂况氏之重拙大说，海宁王氏之境界说，亦皆卓尔树义，度越前修。然今惟《人间词话》为显学，为之笺为之论者，屡见不一见，君既有志于此，则取陈、况之书注之，亦上不负作者之苦心，下有益于来学之佳事也。兴国既不以余言为谬，乃退而发篋陈册，暝写晨钞，越二年，卒成《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十卷，都数十万言。夫亦峰论词，经涉广漠，读者每难尽悉其人其事其文。今君此作，遍征群籍，巨细靡遗，一篇在手，则词集、词话数十百种若鳞次栉比于左右。所论源流正变，精意深旨，悉可窥见。善哉！其能之也。而或者或以其繁为病，岂其然乎？闻君方进而从事于《蕙风词

话》之研究，他日造就必更愈于此者。余比年日益衰
耆，已不甚能观细字书，然犹亟盼其卒業，受而读之风
檐明灯之下，以实我枵腹。一九八二年冬，程千帆谨
序，时年七十。

例 言

一、《白雨斋词话》为晚清重要论词专著。作者陈廷焯（1853—1892）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江苏丹徒人，流寓泰州。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科举人。此书原为十卷，陈氏生前未刊。光绪二十年（1894）夏，始由其门人许正诗等整理，其父铁峰审定，删并成八卷，梓行问世。因持论精审，引起海内重视。词曲大师吴瞿安先生早岁教授北京大学，曾印作讲义；所著《词学通论》中，亦多采摭。嗣后，竞相翻刻，计有上海文瑞楼石印本，苏州文新公司《词话汇刊》本，开明书店本，《词话丛编》本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收入郭绍虞、罗根泽先生主编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流布益广。然而，全豹未窥，学林每以为憾。顷偶从陈氏后人张萃英、陈光裕、陈昌、陈光远先生处得手稿足本，大喜过望，爰为逐录，公之于世，并加校注，聊省读者翻检之劳。

二、本书以《白雨斋词话》手稿十卷足本为底本，为便于阅读，按卷分条编号；其他文字，除个别笔误已为其门人校改，不作变动外，均一仍其旧。鉴于《白雨斋词话》八卷本通行已久，故复按其增删之处，于注内标明，以资参照。其八卷本所误刊，如〔五·五五〕条，谭献《浣溪沙》词“帘阁焚香”，八卷本讹作“画阁焚香”；又〔六·

三九〕条之“顾复”，讹作“顾爱”等，则从原稿订正，并于注内说明。

三、《白雨斋词话》手稿，虽经其门人整理，尚有笔误。如〔七·四二〕条，“《乐府雅词》”误作“《乐府雅调》”，有沿误，如〔三·二〕条，苏小小词调本为“《减字木兰花》”，而沿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之误，作“《蝶恋花》”，皆据原名校正。有漏引，如〔一·八二〕条，词题：“公赴召命，道过延平，郡讌有歌妓，追诵旧事，即席赋此。”省作“公赴召，道过延平，有歌妓，追论旧事，即席赋此。”亦准原书补正。有误简，如〔八·五三〕条，柳永词《戚氏》引文，除前片首段外，其后则窜入清林枚之《莺啼序》词，则正误三词同出，以考见陈氏所论得失。至于同调异名，如《贺新郎》，又名《贺新凉》、《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等；以及因版本不同，原引出现异文者，如〔一·六五〕条，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词，“杜鹃声住，鹧鸪声切”，有作“鹧鸪声住，杜鹃声切”等，则一般依原引者所据，不再改动。校改文字，一般皆加按语。

四、笺注着重于引语出处和有参考意义之资料。或注事、或释义、或诂难，以期有助读者思辨。习见典故术语，一般不注。

五、词人介绍，力求简要，除姓名、字号、籍贯、重要经史、主要词学著作外，生平事迹，一般不作叙述。前已注明者，后不重出。至于昔贤评泊，则就所知，择其尤要者加以引证，以供读者评文之助。

六、《云韶集》为陈氏早岁编选词学总集，编者对历代词人及作品之意见，间见于眉批尾批中，虽褒贬不无可商之处，亦

有极精当者。现将有关评语择要迳入，另条标明，藉觐陈氏词学思想前后期之变化，旁推清季浙，常两派词学之异趣。

七、陈氏在编选《云韶集》之后，又撰《词则》一书。《白雨斋词话》即其撰《词则》时所总结之理论。虽论词大旨，已备见于《词话》，然《词则》中所载作家作品评论，每更具体细致。二书固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故不嫌架屋，尽加摘录，亦如迳录《云韶集》评之例，另条标明。至于《词则》本书，即将整理刊行，其详具见该书，此不赘述。

八、《词坛丛话》原载《云韶集》稿本之前，乃陈氏早岁之论词著作，与《白雨斋词话》有相异处，亦有互相发明处，为研究陈氏词学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其中不少论点，足资借鉴。现加以标点、编号，校注，与方志中所保存有关陈廷焯之生平史料，以及原刻本中《汪懋琨序》、《王耕心序》、《包荣翰跋》、《许正诗跋》，一并附录书后，供读者参考。

九、校注力戒凿空之弊，征文考献，择善而从，其所不知，则从盖阙之义。凡所引据，必核原书，别附书目，聊供复按。然限于学力，必多谬误，尚乞读者赐教。

一〇、陈廷焯氏词学之研究尚在发轫时期，《云韶集》、《词坛丛话》及《白雨斋词话》足本皆第一次公开发表，不揣谫陋，于本书后并附录拙作《记〈云韶集〉稿本》、《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词话〉的沈郁说》等三文，以就正于读者，旨在引玉。

一一、程千帆教授对本书之编著，始终给予热情鼓励和亲切指导，受益至多，书志谢忱。

目 录

序	程千帆(1)
例言	(1)
自序	(1)
卷一	(4)
卷二	(122)
卷三	(224)
卷四	(327)
卷五	(413)
卷六	(481)
卷七	(528)
卷八	(584)
卷九	(665)
卷一〇	(726)

附录

一、引用书目	(787)
二、白雨斋论词	(805)
〔一〕云韶集	(805)

云韶集序·····	(805)
唐词·····	(807)
五代十国词·····	(807)
宋词·····	(808)
金词·····	(809)
元词·····	(809)
明词·····	(810)
国朝(清)词·····	(810)
〔二〕词坛丛话·····	(814)
〔三〕植庵集序·····	(847)
三、白雨斋词话序跋提要 ·····	(848)
汪懋琨序·····	(848)
王耕心序·····	(848)
包荣翰跋·····	(850)
许正诗跋·····	(850)
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提要·····	(851)
四、陈廷焯生平史料 ·····	(852)
丹徒县志摭馀·····	(852)
续丹徒县志·····	(852)
〔续纂〕泰州志·····	(853)
五、记陈廷焯《云韶集》稿本 ·····	(854)
六、从《云韶集》到《白雨斋词话》 ·····	(869)
七、《白雨斋词话》的沈郁说 ·····	(898)

自序

倚声之学，千有馀年，作者代出；顾能上溯《风》、《骚》，与为表里，自唐迄今，合者无几。窃以声音之道，关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达其义，竟其委者未获溯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飘风骤雨，不可终朝，促管繁弦，绝无馀蕴，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托灵脩〔一〕，蝶雨梨云，指陈琐屑，失之二也。雕镂物类，探讨虫鱼，穿凿愈工，《风》、《雅》愈远，失之三也。惨戚慙凄，寂寥萧索，感寓不当，虑叹徒劳，失之四也。交际未深，谬称契合，颂扬失实，遑恤讥评，失之五也。情非苏、寔，亦感回文〔二〕，慧拾孟、韩，转相斗韵〔三〕，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议者亦左。竹垞《词综》，可备览观，未尝为探本之论〔四〕；红友《词律》，仅求诸适，不足语正始之原〔五〕。下此则务取秾丽，矜言该博。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谷风》阴雨，犹自期以同心〔六〕，攘诟忍尤，卒不改乎此度〔七〕，为一室之

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弦管。飞卿、端已〔八〕，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九〕，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故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馀年，沿其波流，丧厥宗旨。张氏《词选》〔一〇〕，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规模虽隘，门墙自高，循是以寻，坠绪未远。而当世知之者鲜，好之者尤鲜矣。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暇日寄意之作，附录一二〔一一〕，非敢抗美昔贤，存以自镜而已。

光绪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陈廷焯序〔一二〕。

〔一〕屈原《离骚》以美人香草比君子，以灵脩比君王。

〔二〕东晋时，前秦女诗人苏蕙（字若兰）作《回文璇玑图》诗寄给外出的丈夫窦滔，其诗纵横颠倒读去，皆成章句。见《全晋诗》卷七。

〔三〕唐韩愈和孟郊曾作联句诗，以押险韵斗巧。见《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一。

〔四〕朱彝尊号竹垞，与汪森合作，选辑唐、五代、宋以来下逮元张翥诸家词为《词综》，凡三十六卷，词作二二五二首，作者六五九人（不包括无名氏），是清初最大的词选集。

以后王昶又增补二卷，词作一一九首，作者二八人。汪森云：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词综序》）

〔五〕清万树字红友，著《词律》二十卷，凡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馀体，以字数之多寡为先后，有类列者，则不拘字数。严绳孙云：比年词学，以文则竹垞之《词综》，以格则红友之《词律》，窃喜二书出，而后学者可以为词，虽起宋诸家而质之，亦无间矣。（《词律序》）

〔六〕《诗经》：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邶风·谷风》）

〔七〕屈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又：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离骚》）

〔八〕唐温庭筠字飞卿，韦庄字端己。

〔九〕北宋周邦彦、秦观，南宋姜夔、史达祖、张炎、王沂孙。

〔一〇〕清张惠言与张琦合作，选唐、宋两代词为《词选》，共录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云：今弟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凡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怨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词选序》）

〔一一〕《白雨斋词话》后原附有陈廷焯自著《白雨斋词存》一卷，《白雨斋诗钞》一卷，今未重印。

〔一二〕光绪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陈廷焯序。八卷本作：“光绪十七年除夕，丹徒陈廷焯”。

卷一

— · —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一〕。

〔一〕张惠言云：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宋之词家，号为极盛。……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

（《词选序》）刘毓盘云：词者诗之余。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词史·结论》）陈匪石云：有清一代，词学驾有明之上，且駸駸而入于宋。然究其指归，则宋末二字足以尽之。何则？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浙西倡自竹垞，实衍玉田之绪；常州起于茗柯，实宗碧山之作，迭相流衍，垂三百年。世之学者，非朱即张，实则玉田、碧山两家而已。（《旧时月色斋词谭》）乾、嘉，清高宗年号乾隆，清仁宗年号嘉庆，自公元一七三六年至公元一八二〇年。

— · 二

国初诸老，多究心于倚声。取材宏富，则朱氏彝尊《词综》〔一〕；持法精严，则万氏树《词律》〔二〕。他如彭

氏^{孙通}《词藻》、《金粟词话》同上〔三〕、《西河词话》毛奇龄〔四〕、《词苑丛谈》徐钊〔五〕等类，或讲声律，或极艳雅，或肆辩难，各有可观〔六〕。顾于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窃不自量，撰为此编，尽扫陈言，独标真谛，古人有知，尚其谅我。

〔一〕陆蓥云：前明时，耀文合《花间》、《草堂》二刻类为一书，国朝朱彝尊又附以金、元诸家之词，采掇尤富。

（《问花楼词话》）丁绍仪云：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焦循云：近世朱彝尊《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遂为朱氏之词矣。（《雕菰楼词话》）况周颐云：《历朝词综》一书，以轻清婉丽为主旨，遂开浙派之先河。凡所撰录古昔名人之作，往往非其至者。操觚之士，奉为圭臬，初程不无歧误，抑亦风气使然矣。

（《词学讲义》）

〔《云韶集》评〕：竹垞辑《词综》一书，洗《花间》、《草堂》之陋，一以雅正为宗，千载后，古乐不致泯灭者，皆先生力也。（卷十五）

〔二〕杜文澜云：阳羨万氏红友，独求声律之原，广取唐、宋、十国之词，折衷剖白，精撰《词律》二十卷，虽不免尚有舛误，而能于荆棘之内，力辟康庄，实为词家正轨。（《憩园词话》卷一）江顺诒云：红友开辟榛莽，二百年来，填词家恪遵矩矱，一洗明人之荒谬。近时讲求益密，乃有摘其疵纇，补其罅漏者，其草昧之功不可没也。惜不明宫调，仅从四声斤斤比较，究非探源星宿耳。（《词学集成》卷一）

〔三〕王易云：《词藻》四卷，拈唐以后之隽句名篇，品题长短，大致欲使苏辛、周柳两派同归。（《词曲史·振衰》第九）彭氏另有《金粟词话》一卷，收录十八则，标榜“词以自然为宗。”八卷本于《金粟词话》下漏小注“同上”二字。

〔四〕清毛奇龄，学者称西河先生。著有《西河词话》二卷。江顺诒云：毛氏《词话》载轶事，为他书所未见，后人引用者亦少。（《词学集成》卷四）谢章铤云：《西河词话》四卷，佚其二。论韵论歌诸则，俱极精凿，亦谈词一正法眼。（《赌棋山庄词话》卷四）按八卷本于《西河词话》前衍一“及”字。

〔五〕清徐钊著《词苑丛谈》十二卷。江顺诒云：内分七条：一体制，二音韵，三品藻，四纪事，五辨证，六谐谑，七外编。前人词话本少，此编比诗话而略变其例。然搜采多而论断少，其体制一卷，泛而不当；音韵一卷，粗而不精；品藻以下十卷，则仍诗话之例矣。（《词学集成》卷一）冯金伯云：吴江徐虹亭太史著有《词苑丛谈》一书，尤西堂序之，谓其撮前人之标，而搜新剔异，更有闻所未闻者，洵倚声之董狐矣。朱竹垞尝语太史：“据摭书目，必须备注其下方，不似世儒剿取前人之语，以为己出者。”太史亦深颺其言，惜已付梓，无从一一追补。予向读兹书，更惜其序次错综，屡欲重加排纂。（《词苑萃编·自序》）吴衡照云：徐钊《词苑丛谈》其引书不注所出，殊嫌攘瑜，脱漏错谬，全未经饬勘。（《莲子居词话》卷二）按唐圭璋先生为此书作校注，已将原引出处，逐条注明，不仅为徐氏功臣，亦可释朱、吴诸人之遗憾。